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藍馬季》和《文藝季刊》

□許定銘

香港的文學期刊一直以「月刊」為主流，有些急進的團體會出半月刊、週刊甚或三日刊，但因為「氣候」不宜，先天不足，又缺少後天的培植，極少像《文壇》、《文藝紀》、《香港文學》般能堅持多年，大多由月刊苟延至雙月刊、季刊、年刊，最終也逃不過停刊的命運。有些刊物的主事者明知不可為而為，在創刊之時，早已打定輸數，雖然一開始即把刊物定為「季刊」，但最終也是難逃厄運！

一九六〇年代初，文學風氣頗盛，文藝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大批湧現，可是，春雨過後，能留到盛夏的，已所餘無幾，更遑論秋收與捱過嚴冬了。似流星般閃過的文學期刊，近半個世紀後，還有哪些留在文學史上或文化人的記憶裏？《藍馬季》和《文藝季刊》都是那年代出版的青年文藝刊物，都以「季」為刊，知道的人恐怕不多，述如下：

《藍馬季》

《藍馬季》是香港藍馬現代文學社出版的文學期刊，前後共出三期。一九六〇年代的香港，青年文壇流行組織文社，鼓勵寫作及出版。當時有七位來自各文社的青少年，因文風接近，大家都熱愛現代文學，便走在一起，於一九六四年合組「藍馬現代文學社」。「藍馬」譯自 Rhymer，原意為一群「意象創新的詩人」。藍馬成立後不久，即在是年十月出版七人合集《戮象》。《戮象》以後，又出版了《藍馬季》。

《藍馬季》創刊號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大三十二開本的書型刊物，僅二十頁，約二萬字，為節省篇幅，目錄就順序排在封面上。編者掛了「編輯委員會」的名號，而事實上由許定銘挑重擔。當時「藍馬」已不止七人，得文十篇，論文有易牧的《現代小說淺析》，詩有黃德偉（靖笙）的《雨天，在暮裡》，許定銘的《伊之眸色》、蘆葦的《砂上劃痕》、卡門的《冬》和雁影（路雅）的《隨風去笑》，散文有羈魂的《搖鈴的人》和白勺的《靜夜思》，洛燁的《野草，血》和海曼的《黑暗的憂鬱》則是極短篇，都是些初熟的青果。此中黃德偉不是社友，他當時在台大升學，後於一九七六年得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學士，曾任教於香港大學。黃德偉寫詩、編詩刊《海洋》及《星座》，還把《藍馬季》中，許定銘的詩組《伊之眸色》選刊到《星座》去。

《藍馬季》出版後，雖然在青年文壇上有一定的影響力，但由於是非賣品，財力不繼，幸得藍雨（古蒼梧）與震鳴、吳吳兄弟合資支持出版，第二期才能在三個月後順利出版。第二期的《藍馬季》改為三十二開，在原有的作者群上，加入了震鳴的《論意識流》、藍雨的《西窗故事》，其餘仍有卡門、路雅、易牧、羈魂、許定銘、洛燁、蘆葦、白勺和海曼等人的詩文共十一篇。

由於首兩期的反應不錯，藍馬們把脫期兩個月，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出版的第三期加至三十二頁，容納更多作品，刊文十七篇，重要的論文是震鳴的《論意識流》（二）和吳吳的《達達主義》，季夏譯了海明威的《十個印第安人》，現代詩有羈魂的《藍色獸》，這首共十節的長詩，是羈魂早期的代表作，他的處女詩集即命名為《藍色獸》（台北環宇出版社，一九七〇）。本期的外稿則有蔡星堤（蔡炎培）《冷清的長臂》和黃德偉《路的橫剖》，都是詩作。

許定銘在第三期《編輯人手記》中覆一群讀者說：

……我希望大家知道本社成立的原因，我們所本的是一手開路，一手創作。為現代文學開路是艱苦的，但我們願意接受，縱使我們很艱苦，然而卻盼望《藍馬季》能一季一季地成長下去，每次出版的經費都是我們自己掏腰包的，每期貼上一二百，我們不知道能貼到幾時……

《藍馬季》出完第三期即無疾而終，究竟真的是經費問題，還是因為許定銘師範學院畢業，遠居元朗鄉間教書，再無暇兼顧？四十三年後回首，一點印象也沒有！

《文藝季刊》

在二十世紀後五十年的香港，稱為《文藝》的季刊共兩種，一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在一九八二年創辦的，共出十八期；一

是青年學苑在一九六八年出的，僅出兩期。前者多為人所知，且有專文論述，後者則甚少人談及。

青年學苑是由一群年輕人組成的學術團體，是一九六〇年代文社潮後，文社人的延伸組織，主要的人物是王子沐和李年熙，都是當年風雨文社的主幹。他們的《文藝季刊》創刊於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第二期則要到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才能出版，很明顯的脫期了。香港文學期刊的脫期，主因全是資金不足，像青年學苑這樣的文藝青年組織，宣稱沒有任何背景，自然沒有雄厚的財才資助，先天不足，能出兩期已算幸運。

《文藝季刊》創刊號是二十五開本，——四頁，刊論文三篇，小說六篇，散文四篇和詩六首，此外還有短短的《開場白》和《編者話》。封面把本期作者十九人的大名排在正中以作招徠，細看之下非常驚訝，竟然有：余光中、王文興、單子豪、洛夫、羅門、辛鬱、曉風……等，全是台灣的名家，香港的作者，我只見到李琴大；本期的作品有余光中的《中西文學之比較》、古丁的《論現代精神》、王文興的《下午》、曉風的《愁鄉石》、單子豪的《構成》、余阿勳譯三島由紀夫的《伙伴》……給人的印象是本「台灣文藝雜誌」。

年輕人集資出刊物，漂亮的口號是為文學開闢新天地，推動文化，實情是文友間的創作苦無出路，自己辦份刊物以圓其發表慾，自我陶醉。像青年學苑諸君般，出錢出力地自資出版，卻九成為他人作嫁的，則是少之又少。更難得的是：以初出茅廬，二十剛出頭的年輕人，竟能邀約得大批名家供稿，實在難得。

創刊號《文藝》出版的半年後，篇幅增至一二二頁的第二期面世了，青年學苑改名「文藝季刊社」，由王子沐當社長，李年熙任總編輯。是期仍刊論文四篇：胡菊人的《怎樣看「五四運動」》、水晶的《神話、初型和象徵》、周誠真的《剖析兩篇與鬼神有關的作品》和朱南度譯的《現代英國小說與意識流》；小說有爾羊（後來的名導演丁善鵬）的《紅鷹、他、睡兒》、朱西寧的《紅燈籠》和柯振中的《微波》三篇；此外還有金嘉倫和李佩的隨筆，楊蔚青、王蔚（王子沐）的散文，王德偉、上官子和郁逸的詩。這期的作者港台比重差不多，總算像回一份「香港文藝雜誌」。

舊式文化人編雜誌很珍惜版面，每篇文章末尾若有空白，總愛寫些三幾百字的短文作「補白」。這些「補白」文章短小精悍，言之有物，很有可觀之道，鄭逸梅就是號稱「補白大王」的專家，他的「補白」文章還出過好幾本書。但「補白」不是人人能補且願意補的，有些藝術家，像葉靈鳳，則喜歡自己插畫，或選用些個人喜愛的插圖來「補白」。為了方便普通無能立即「補白」的編輯，一般專印雜誌的印刷廠，早製定一批「補白電版」供編輯選用。

可《文藝季刊》的編者卻不用這套，他愛用「留空」的手法，即是文章盡排，最前面題目處則留空位，以突顯標題及作者；有時則是故意每頁均不盡用全版，「天位」留空一大逼；本來可排上下二分的詩頁，也故意不分而排在頁中……這些編輯手法當年在台灣很流行，在香港則是比較新鮮。

《文藝季刊》內的空白處，有時也用「推薦」作補白，它推薦了《盤古雜誌》、《大學生活》、《明報月刊》、《文學季刊》、《現代文學》、《純文學》，劉以鬯的《酒徒》和王文興的《龍天樓》，一本雜誌的定位或方向，看它的論文、作品和不期然流露出來的這些推薦手影，即知道它的意向是走現代文學的路，蓄意與眾不同。

李年熙的《文藝季刊》頗有點像丁平的《文藝》月刊，希望以大量台灣現代作家的作品打頭陣，然後滲入港產作家作品，可惜頭兩砲即見不響，無以為繼，大計難展，哀哉！

《藍馬季》和《文藝季刊》雖然同是一九六〇年代出版的青年文藝刊物，同樣鼓吹「現代主義」，其中還是略有差異的：《藍馬季》早出幾年，同仁全為剛入大學的青年，學養及財力薄弱；《文藝季刊》的那群，當多年已讀完大學，踏足社會了，見識及人際關係面較闊，編出來的雜誌，水平也就相對較高。——二〇〇九年二月



深心追往 遠情逐化

——憶賈植芳先生二三事

□孫立川

雖然是一介學人，賈植芳先生為人耿直，宅心仁厚，有古道熱腸的俠義之心，他常以口實禍，卻堅持原則，從不出賣朋友，對弱勢人士亦富有同情之心，終其一生，性情依然，從未改變。有一件事或可在此一記。

一九八三年十月，我赴日本留學之後，與賈先生時有文通。無論是他在當中文系教授還是圖書館館長時，他常要我幫他搜集資料，於今出版的他的《日記》中，有多次提到我時都是要我去日本的故紙堆中查找、影印資料的。有一次，他來信要我幫忙查找彭柏山先生發表在日本《改造》雜誌上的一篇小說《塵邊》，說是彭先生的夫人朱微明女士所託，要的比較急，要求我務必找出來快點寄去，切勿勿誤。我即鑽到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的雜誌庫中搜查，費了一點勁，高興的是居然找到了，那是胡風翻譯的彭柏山《塵邊》，前言中似乎談到此篇小說是魯迅先生推薦的，彭是魯迅的學生，云云。我當即影印了寄給賈先生。

後來來了香港，因為王元化先生及賈先生的推薦，我又出版了彭柏山先生的女兒彭小蓮的《他們的歲月》一書，因而結識了小蓮。有一次談到了這件事，才知道，那是王元化先生他們為了彭柏山平反的事奔走時，有關方面提出：如果有材料可以證明彭柏山乃魯迅先生的弟子，對於他的平反是很重要的材料。小蓮說，所以，這份材料來得太及時了。聽了她的話後我很開心，因為，我終於能為這位未曾晤面聆教的廈大中文系教授彭柏山先生做一點事。

賈先生是熱心人，對於後輩學人，更是不遺餘力予以提攜。也因了他的緣故，我得以結識了孫景亮、謝天振、肖斌如、李輝等一批學者，更與復旦大學出身的諸位老師陳鳴樹、曾華鵬、潘旭瀾、吳中杰、陳思和、孫乃修、陸士清等建立了友情。也因了賈先生認識了魏時煜、張業松等年輕的朋友。看到有這麼多優秀的學者都對賈先生懷著深深的情意，先生於九泉之下有知，當可浮一大白，笑得

更為開心！春節將近，又是水仙花盛開的季節了。八十年代初，每到十二月中，我總會拈幾頭水仙花給賈先生。有一年三月中，我去復旦大學拜見他們，在老宿舍的後庭似有一方小空地。那一日，賈先生並不端坐於典籍書堆之中，家裡空無一人，他們的女兒桂英似也不在，後來在庭園中尋着了，卻只見先生與師母正用紅紙裏起那花謝花落的水仙花頭，小心翼翼地將它埋進濕潤的春土裡，那嚴肅與凝重的神態，帶著一種近乎宗教般的聖潔，他久久地，無言地立在那花塚前，流露出一種傷感的眼光，也顯露出他這性情中人的另一面。

忽忽之間，賈先生已離開我們快一年了，「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賈先生的犯難之心與堅毅之精神，堪為後世所師法；賈先生的學問與文章亦可以「學非稱師，文取指達」而稱道；賈先生扶弱鋤暴，對抗強權，敢逆龍鱗，畢生追求民主與自由的愛憎之心更可為人所津津樂道，欽而仰之；賈先生的風趣幽默，樂觀通達和大愛之心，不僅可以光風霽月，也一定會長留在人間。他是我們永遠的師長，「其在先生，同塵住世。」賈先生既是風骨錚錚的好漢，又是重情重義的文化人，他的品性猶如冰清玉潔的水仙花一樣，即使物化了，也要「化作春泥更護花」。

我在燈下「深心追往，遠情逐化」，又想起那段葬花的舊事，思想起當年的二位葬花者都已登極樂，再也不能為賈先生送上他心愛的水仙花了，心中便有一陣陣的悵然。賈先生，每一年水仙花開的季節，我都曾想念您和師母的！（下）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 歲暮時分急就於香港

早安，蒲公英！

□韋 婭

那遠了又遠了的／那近了又近了的／白色的／一絮又一絮／絨絨的 又輕又洶氣／哦這是／蒲公英的花季／滿天滿地／落着地的行跡／染了你的睫毛／碰了我的鼻翼／還緊緊沾着我的裙子／不棄也不離／這小絨球／這白茫茫的奇跡／你是盛夏的相思呢／還是冷冬的回憶／蒲公英不說一語／眨眨眼／與我親暱（韋婭童詩《蒲公英不說一語》原載北京《兒童文學》1999年第2期）

早春的時候，天還涼呢。走在街上，風迎面而來，身上的裙子被吹得像蝴蝶似地展動。那時，我的心情本來並不好，可是，不知從哪來的絨球，像小雪花似地漫空飄舞，白色的，輕盈的，迎上來，撲向我的眼眉，沾在我的衣襟上，弄得我不得不避開它，可我知道那是叫蒲公英的花絮，雖然它如孩子般淘氣地逗弄我，像童話故事似地來安慰我，我卻沒有心思多留一步，多看它一眼，雖然，我的確是留意到了它的存在。

許多日子以後的一個清晨，孩子上學去了，四周寧靜如水。我坐到枱前，開始我習以為常的寫作。抬眼見，明亮的陽光在窗簾漾動，空氣中的微塵像小精靈似的，在光流中起舞，無聲的，安謐的，活潑而動人。

我的心不由得一動，好像忽然觸到了什麼。腦海中浮現出多年前的那幅景象，那幅其實已觸動了我的心卻又被忽略了景象——那漫天漫地的蒲公英



英花絮。腳步匆匆，生命中，人們忽略了多少我們本該感謝的事物呢？我是該記起她們的。我該記得那些快樂如天使的小花絮們。她們飛舞，她們歌吟，她們敘說，她們沉默。那天我原本不好的心情，因這小絨球的歌吟而得到了釋放、因這小絨球的舞姿，而獲得了消解。而我，在輕而易舉地得到這些大自然的恩惠時，卻有意無意地選擇了忽略。深心處，一些內疚、一些謙意浮泛起來。視線裡，盈動的微塵，飛舞的天使，蒲公英的花絮……她們是無語的，她們不介意自己給了人們什麼，她們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也以這方式表述着她們給這世界的歡樂，還有愛。

我的指尖落在鍵盤上，輕輕敲擊——那遠了又遠了的 那近了又近了的 白色的 一絮又一絮 絨絨的 又輕又洶氣 頓時，我像孩子般快樂起來，一顆心如蒲公英一樣輕盈飛舞，單純，明亮。思緒在輕輕流動，這是詩的語言，也是心的敘說。童詩——它首先是詩啊，充滿意境，充滿情感，充滿歌一般的節奏……詩不是用來教唆的，更不能造作，而童稚的心靈，並不只屬於孩子，它是屬於每一個人，每一個！原來，我們的心是可以單純得像一朵飄動的花絮，會像鐘樓下的教徒一樣虔誠而恬靜。

「哦，這是蒲公英的花季，滿天滿地，落着地的行跡，染了你的睫毛，碰了我的鼻翼，還緊緊沾着我的裙子，不棄也不離。」我的心像打開的窗子，變得如此透明，遙遙的思念變得親切可及，溫軟的心止不住發問：「這白茫茫的奇跡，你是盛夏的相思呢，還是冷冬的回憶？」

可我不清楚究竟是自己在問蒲公英，還是我在透過詩語叩問自己的生命；分不清楚究竟詩中的小主角是我呢，還是那些紛飛的花絮才是我？我與花絮溫暖地融在一起，從深心處感受著「蒲公英不說一語，眨眨眼，與我親暱」的那種心有靈犀的歡樂。



有時，你會感嘆，某些深切的感受，往往是無法以言語來窮盡的。當創作變成一種物我相交的融會時，一顆心便會像那些浸潤於華光中的塵粒，輕盈自在，快樂自由……我心存感激。

大自然給予了人類多少恩澤，多大福惠呢，當人類不斷地向它索取、攫奪的時候，我們不是該想一想，我們應該節制，我們應當回報，我們需要感恩？

人們常常忽略身邊的許多小事，忽略了許多值得我們憐惜、珍愛的事物。我以為，當別人為你做什麼時，一顆心要懂得感激，當別人不肯為你做什麼時，我們應視之為理所當然，因為別人並非一定得為你做什麼呀，而那些為你付出的，你都該視作恩賜。哪怕是一縷陽光，一束清香，或者，一杯水。

看一看吧，在你生活的世界裡，有多少值得我們去感謝的事啊！感恩令心靈快樂，感恩令我們知足——常樂的心是富足的。

許多年過去了，今天重讀自己的童詩《蒲公英不說一語》，我依舊能感受到當年創作時的那一陣衝動，那一場感激的心雨。在生活中，在我們周圍，有許許多多美妙的事物存在着，只要你用心，只要你多留心一點，多觀察一點，你會發現自己忽然有所得，而這意外的驚喜與發現，就成了你心靈成長的雨露。

成長的心靈需要雨露，所有的人都在成長，並不是你，孩子，也包括我，我們這些已經長得大大的人們。

早春的天空，空氣清朗，又該是蒲公英花絮飄飛的季節了，讓我遙遙地道一聲：早安，蒲公英！

江南詩意

□夏智定



訪杭州孤山

許多並不孤獨的遊人們微笑而來 我也忽然纏綿了淒清了此時的登山情懷 無數歲月的印章故事高懸在摩崖和人生的青霄之中 真如所言，是千古心期摩頂而令人低迴詠嘆

多少秦篆古典了紫藤下的日月時光 一對對名聯仍舊有吳昌碩和弘一法師的氣概 那緊鎖的石室中彷彿鎖有某種靈氣和詩意 東漢文章與西洽翰墨，仍在此山傲視着一整個時代

道光朝所刻的「人間何處有此境」，成了一種清高 民國初年鑄刻的「靜觀」，仍睜大眼睛看着世界 石級曲曲而上也如名家書法一般盤繞着深意 看山下那輪圓夕陽，忽然變成了長卷落款上的印章異彩

烏衣巷小咏

這條小巷高舉磚灰色門額仍活在典故中 巷前的劉禹錫拉着我問有否見一群紫燕飛回 一千六百多年前的那場大戰早成了棋局 下贏了棋的謝安卻未留下一首好詩

斜陽和月色年年都做了繚繞的人生佈景 走過的一個時代又一個時代都披上了自己的彩衣 小巷很短很短，歲華很長很長 千萬萬遊人的腳印磨洗着門楣前的石紋心跡

尋常百姓，如今來此遊賞都成了尋常事 來看竹林七賢浮腫的碧眼金髮者更充滿敬意 東晉故事中的人物悲喜品來總是有種淒惶 直到走出巷尾才領悟燕翅剪出的春光天地